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

——“《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侯海荣, 孙海龙

(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 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 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 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 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 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 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 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关键词] 《闯关东》; 民族精神; 现实意义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3.04.016

[中图分类号] I2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3)04-057-04

52集长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作为2008年的开年大戏, 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剧场开始播出, 剧中故事以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 演绎着小人物变英雄的传奇故事, 剧中蕴含的是悠悠中华传统文化精魂, 建构起的是顽强拼搏、勇于进取的时代民族精神。电视剧在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下, 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彰显, 传递了正能量。

一、主流意识形态对民族精神的呼唤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结构, 具体通过“主旋律”和“开年大戏”两种主流话语的表达来实现。

(一) “主旋律”与电视剧《闯关东》

“主旋律”一词是由我国政府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作为一种主流创作观念来指导国产影视创作的概念提出的。“主旋律”一词开始是指“文艺创作中, 借用主旋律这一概念, 就是鼓励艺术家努力表现反映社会进步主要潮流的时代精神。”^[1]当然, “主旋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不断地演化生成。“主旋律”的界定并不是取决于影视剧创作题材, 而是思想内涵, 一切反映真、善、美, 表现时代精神的影片都属于主旋律影片。郎云在接受央视《电视批判》栏目采访时也说道: “主旋律电视剧在承载着中国现代主流社会的思想的同时也应兼容着流行性的思潮、典型的社会结构和发展中的人文理念”^[2]。如此看来, 主旋律具有双重性, 既要承担践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 又要注重流行, 反映普通群众的事。《闯关东》在具体叙事中并没有一味沉醉于家族叙事中, 而是通过剧中人物朱开山(李幼斌饰)为家长的老朱家一家人的家园失去和不断重建过程中, 表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

统。剧中凸现出来的家庭和睦、与人为善、顽强拼搏、勇于进取, 这和当前国家倡导建设和谐社会、树立“大国崛起”的民族复兴自信心不谋而合。剧中表现出的“夫妻恩爱、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婆媳融洽、妯娌和睦”传统美德, 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

(二) “开年大戏”与电视剧《闯关东》

央视“开年大戏”这个说法始自1998年, 至2008年《闯关东》开播, 正好10年历史。作为第一大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扮演着传播信息和政治宣传、舆论引导的双重角色。“电视剧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重要组成部分,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责任”^[3]。这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在借助电视剧的形式, 向大众展示着自己的形象。电视剧《闯关东》便是通过塑造朱开山形象的过程中巧妙将个体的家庭命运和时代的动荡变迁结合起来, 剧中男一号朱开山在变动不安的生活中始终选择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合是文本的核心叙事内容, 隐蔽地描绘家国同运的思想。如此一来, 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就不只是个体人的形象, 而是象征着国家形象。因为“电视人物不只是个体人物的再现, 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编码, 是意识形态价值的化身。”^[4]电视剧中人物朱开山在闯关东过程中淘过金、种过地、经过商, 最后还加入抗日队伍, 他凭借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朱开山遇事稳重隐忍, 与朋友相处讲究一个“义”字, 对待家人和蔼可亲, 面对侵略者他义愤填膺。剧中采取“祛魅”的叙事策略使朱开山身上英雄的色彩暗淡, 努力将其置身于现实语境中使受众感受到他是如此普通、真实可信, 这样我们会认为剧中讲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奋斗历程, 而实质是在叙述着主流话语,

[投稿日期] 2013-06-16

[基金项目] 四平市社会科学基金指南重点项目(编号: 2013026)

[作者简介] 侯海荣(1971-), 女, 吉林长春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古代文学、传统文化。

因为几乎所有传统儒家道德的优秀品质都在朱开山身上闪现出来,他演绎的是小人物变成大英雄的神话,因此他不再是一个人小我的神话而是大我的“国家神话”。

二、民族精神的表达

主流意识形态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召唤是文本潜层的叙事逻辑,文本显层次的叙事表达则是在影像叙事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民族精神的叙述。民族精神在剧中首先是在主流和民间两种话语博弈过程中凸现出来,最后通过“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方式实现。

(一) 民间话语对主流话语的解构

大众文化语境中人们倾向于一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年轻的受众群体对以往的固有意识形态模式不会完全认同。他们喜欢看到文本中体现出一种反传统、戏谑正统的反意识形态迹象^[5],这就要求编导们一方面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去表现影视剧的意识形态特点,一方面又要迎合观众的接受心理期待。电视剧《闯关东》就成功的处理了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实质是统一的关系。

文本在民间和主流两种叙事话语博弈过程中展开着故事情节。主要表现为民间叙事话语不断地、适时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解构,目的是迎合年轻受众的接受需求,从而使文本显现出一种滑稽、搞笑的喜剧效果。民间话语具体通过言语的调侃、戏谑和双叙述线索的方式展开对主流话语的解构。言语的调侃、戏谑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场景调侃。朱传杰和玉书随夏掌柜一起出席重阳宴会。夏掌柜与当地的巨贾们一边赏菊一边谈论经商之道,当谈到经商最紧要的是为人“诚实”时,玉书(夏掌柜之女)却在一边偷偷地把桌子上大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吃的鸡腿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大人们在酒桌上侃侃而谈、庄重严肃认真的场景和玉书的天真、可爱、顽皮形成了场景反讽。第二种是话语自我解构。夏掌柜在于其他商人们谈论诚实是一套理论,而对传杰说的时候却又是另一套理论:“我说的这个诚实,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实话。”第三种是剧中人物之间对话过程中言语的随时的自我消解。传杰将山东菜馆抵押出去开采煤矿,朱开山非常生气,要传杰表达事件的缘由,接下来剧中人物的对话却避开直接陈述缘由,传杰并没有直接陈述,而是说道:“我要喝水。”朱开山说道:“把我的水给他……”当朱传杰即将要被驱逐出门时朱家孩子们都为之求情,文他娘也赶紧过来劝说朱开山说道:“孩子们都认错啦……消消气。”朱开山回答道:“怎么着,非让我把茶碗摔了么?”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语却起到了消解气氛的紧张、沉重的作用,这就在无形中轻松把看似严肃的话语自我

消解了。双叙述线索设置。《闯关东》文本中设置了两条平行的叙述线索:一条是围绕朱开山展开的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线索;另一条是以剧中人物鲜儿为中心的副线索。主线索的展开过程中时刻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灌输在朱开山身上,而另一条线索则是以鲜儿为核心展开,鲜儿在剧中不断遭遇着“恨”的经历,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气道消解主流话语中核心元素的作用,同时也叙述出主流话语无法阐释的对立面——江湖人生。首先是鲜儿与朱传文婚姻的错失。鲜儿与传文之间,因旱灾,朱家无法拿出一石小米的嫁妆钱,导致二人婚事搁浅。在闯关东的路上鲜儿又为了救朱传文,无奈之下做了富人家有毛病孩子的童养媳。后来,鲜儿从富人家逃出来与传文走散后来到一个戏班子中做了戏子,这期间又被地痞奸污了。鲜儿与老二朱传武之间合合分分、生活弄人,一直到传武牺牲两个人也没能最终在一起。如此看来,是家庭伦理,贞操观念和婚姻关系,共同制约着鲜儿的婚姻追求。无论与传文还是和传武,鲜儿都是出自于自己对爱情婚姻的自由向往,可是最终因各种原因都无法实现。鲜儿自由的婚姻观念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解既定伦理关系的作用。其次,鲜儿“家”的观念毁灭。鲜儿开始自己离开“家”是因为“家”束缚了自己的自由婚姻,后来一直努力想通过婚姻创造自己的一个新“家”,这样就如同朱家人闯关东努力实现家园重建一样。与朱传文私奔就意味着,如果她不能嫁入朱家就一定会失去“家”。所以,鲜儿只有无数次在朱家门口徘徊,却无法走进,最终又一次次默默离开。从自己家沦落到民间,江湖;从童养媳,戏子,侍女,最后成为土匪里的“二当家的”。鲜儿每走一步就远离离家园一步。当家园意识与“生”存意识相碰撞的时候,鲜儿只有选择“活着”。第三,女子变英雄。鲜儿本是一个乡野女子,最终成为土匪上的“二当家的”——“三江红”,并且后来与传武一起上前线保家卫国,这是文本中与朱开山形象所不同的英雄形象。鲜儿不同于朱开山,朱开山天生就具有英雄气质,而鲜儿则是生活造就出来的民间英雄,不断的受辱、失望、无奈和艰难,造就出她坚强,刚毅而又不失女人应有的温柔性格。鲜儿的家园观念,伦理表达远远超出朱开山所代表的男权统治能力,这样,鲜儿就成了民间的性别观念表达的符号,对已形成的男权话语——既定的家庭、婚姻和伦理秩序起到了颠覆和消解的作用。

(二) 民间话语的自我归化

民间话语对主流话语进行解构是表面像,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为的是努力建构一个“真实”的叙事,使故事在影像叙事过程显得“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恰恰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

遮掩的假象，而真实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迫不及待的表达。电视剧《闯关东》中民间话语通过对“文化阐释”完成了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了自我表达的目的。具体通过“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树立自己的主体形象和民族精神的传达。

1. 家园想像

“家园想象”是指对“美好家园生活的想像”。首先，是指在物质上的满足和追求。朱家人在朱开山的带领下在闯关东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闯关东这一集体行为的开始（农耕家园重建）——行为的践行（山东菜馆生意兴隆）——小康生活的最终实现（现代矿业开采），当然，这也是所有闯关东人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三阶段的叙述旨在阐释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民族国家的发展必将经由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工业化的道路，这才是富国强邦的最佳途径。如此看来，朱家人闯关东之路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典型，而是以其作譬的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隐喻，是整个民族的家园想象。朱家人在第一集里就面临着“闹土匪和闹灾荒”的境地，这就注定传文婚姻失败的必然性，可这时忽然传来了朱开山在三江口元宝镇立住脚跟的消息。前者是对现实中“家园”的舍弃，后者则是新的家园的描绘。朱家人在元宝镇重新建立的农耕家园是解决温饱的保障，但朱家人没有安于现状，而是马上又开始新一轮的奋斗。朱开山只身闯“老金沟”，目的是淘金，多置两垧地。朱开山临走时安排了老二传武和老三传杰到夏掌柜那里学经商，这些就意味着朱家人下一步将要摆脱农耕，走向经商的道路。从“山东菜馆”经营到煤矿开采，朱家人成功加入了实业兴家、兴邦的行列。至此，朱家人家园的梦想已经浮出水面，中华民族集体“家园想象”也已最终成功实现。

2. 英雄演绎

《闯关东》中朱开山作为“卡里马斯”型人物，是一种文化符码，他是主流意识形态在建构自我形象的象征，他身上几乎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积极因素。朱开山身上即流露着民间侠客般义气，又践行着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他智勇双全。朱开山早在义和团时期就开过香堂杀过洋毛子，在老金沟淘金时忍辱负重，通过儿女婚嫁关系与大户人家结成家族网络。在哈尔滨开“山东菜馆”时与潘五爷之间经历了有你无我的明争暗斗，在和日本人争取煤矿开采权时拼得你死我活。朱开山本是一个传统的本分的农民，最终却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国实业家，而这一切恰恰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内容，是我们民族文化价值体内容保证了其生存的可能性。“智”是他生存策略中的关键内容，“勇”则为“智”的实现提供保证，朱

开山智勇双全，他从不逞匹夫之勇，大敌当前最终往往是以智取胜。“忠恕”是朱开山的又一性格特征。大方面来说，他早年参加义和团运动主动担负着个人小我保家卫国的责任，后来与森田物产为争夺煤矿开采权，为的是避免国有矿产落到外国列强手中，这处处体现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小的方面，对待朋友——贺老四和对待家人更是一如既往的忠诚。“忠”是朱开山智和勇的出发点和做人的标准，“恕”则是其智、勇和忠的终极指向。“恕”表征方式是凡事需要“和为贵”——小事“忍让”，大事上则是讲求谋略。“恕”的外在表达特征是对人“宽容”和“将心比心”。如在老金沟时对“大金粒”一家的欺骗的理解和对大柜的宽容，在哈尔滨开山东菜馆时对潘五爷咄咄逼人的忍耐，对养子——一郎、长子传文做错事的宽容都处处体现着其胸怀“忠恕”观念。朱开山集大爱与大恨，大智与大勇和大忠与大忍于一身，最终目的只为“和而生”。小到家庭和谐和宗族和谐，大到民族、国家和谐，文本最终指向是国富民强的理想家园意识实现。这样，主流意识形态——别样的召唤结构以“远方的炊烟摇曳温暖的招换”的姿态使受众心悦诚服的认同“纵然只有倒下才是终点，我只有未来没有从前”。

三、《闯关东》精神的现实意义——正能量传递

《闯关东》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充分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彰显，民族精神的时代兴奋点是传递一种正能量。

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6]这就说明作为影视文化的电视剧，要想建立其自我主体性，必须要承载一定文化内涵，必须要建构起一种民族精神，这样才能实现“文艺”的价值，才能成为“火光”去照亮大众，引领大众，使大众认同。《闯关东》再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基石，描绘“想象的家园”——民族精神空间的同时，凸显的是“闯”文化品格，即勇于进取，顽强拼搏，这些便是民族精神时代的兴奋点——正能量。我们只有对主流文化所传递出的正能量产生认同，民族精神才会得以不断的发扬广大，才可以不断的引领我们整个民族劈风斩浪，勇往直前。电视剧《闯关东》文本中通过设置龟田一郎的自杀方式，来确立我们中华民族“仁”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便是对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

《闯关东》剧中人物龟田一郎是一个日本人，小时候因得传染病被家人抛弃，后被秀儿捡到朱家，朱家把一郎病养好后，一郎父母得知一郎还活着，就来到朱家把一郎接回日本。后来一郎依然从日本

回到中国发展。森田物产得知一郎和朱家的关系，想方设法利用一郎骗取朱家煤矿开采权。一郎最后在忠孝难能两全的前提下选择自杀。自杀在日本有一定的文化原因，本不算什么出奇之处，但是一郎选择开枪自杀而不是剖腹这是很重的一个细节。

龟田一郎病养好后，被朱开山收养为第四个儿子，朱家对其有养育之恩。但是一郎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还要效忠于天皇。在忠孝出现矛盾，无法兼顾之时，一郎选择了日本人理想的方式自杀，但不是剖腹和枪击。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促使一郎自杀选择枪而不是剖腹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仁”在起作用。一郎自杀是一种在无法做到忠孝两全的情况下为自己最后选择的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自己名誉的壮举，但是他没有选择剖腹这种极端痛苦的方式，而是选择用枪击自己太阳穴而死，这样便减少了很多痛苦，这就是中华民族“仁”文化的巨大感召力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仁”文化的一种认同。一郎在从小在朱家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朱开山的宽厚慈爱、文他娘的敦厚贤惠、兄长的和亲友善……这些“仁”文化深深扎根其心里。“仁”第一层表征便是“仁者爱人”，即尊重人的价值，时时设身处地的为他人考虑，朱家从救助一郎行动上践行这一理念。其次“仁”表现的是一种莫大的爱心。要求人关心他人疾苦，促进人与人之间幸福局面的形成，以助人为乐，尊重他人意愿为前提，这在文他娘的身上有最好的体现。文他娘得知一郎是被森田利用了，便对朱开山说“一郎是被灌了迷魂汤了，中了邪了，对他不理不睬的，他会在邪道上越出溜越远”，这是出自一位普通中国农家老太太口中的话，她没有怪罪一

郎的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而是以治病救人的姿态设身处地为一郎着想。还有在一郎生日的当天，文他娘很怕一郎由于忙而忘记自己的生日，又担心其独身一人在中国过期生日冷清，她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冒着大风雪一个人带了饭菜去给一郎过生日，并且亲手做了一郎最爱吃的山东打卤面。这些都是“仁”文化的完美践行，正是在如此强大的“仁”文化感召下，一郎选择了用枪自杀。电视剧《闯关东》正是通过对龟田一郎自杀方式的处理，成功再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仁”文化的巨大震撼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这便是一种时代的正能量，这也就是《闯关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范志忠. 转型期中国电视剧的主旋律叙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2007, 32 (1): 44-50.
- [2] 郎云: 电视剧创作, http://www.cctv.com/tvguide/tvc comment/wtjj/xz1z/7188_6.shtm, 2005-5-15/2010-3-5.
- [3] 陈超英. 唱响主旋律多出精品剧——吉炳轩同志在 2000 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要点 [J]. 中国电视, 2000 (7): 2-9.
- [4] 【美】罗伯特·C. 艾伦. 著. 牟岭. 译. 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63-301.
- [5] 陆扬, 王毅. 大众文化研究 [M]. 上海: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47.
- [6]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56.

[责任编辑 王云江]

Highligh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ositive energy

——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research on the spirit of “Northeast”

HOU Hai-rong, SUN Hai-long

(Boda College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V play “Northeast” in the way of video narration, has achieved the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home imagination and heroic spirit, making it possible to highlight the national spirit. “Mainstream” and “New Year Drama” i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n the “Northeast” from a deep narrative logic inherent summon, while the surface of the image is portrayed in narrative context of popular culture discourse with diverse col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body image -- the national spirit, mainstream discourse constantly compete and interpret with civil discourse, and are eventually naturalized in the end. The characters deviate from the traditional homeland to the new homeland and rebuild their homes, completing the entire nation’s “home imagination”. It delivers family harmony, clan harmony, ethnic harmony, and awareness of wealthy powers, i.e. “charismatic” type of hero. “Your hug is my heaven” in the homeland - “the distant smoke swaying like a warm summon” and “Heroic” embrace, the “Northeast” conveys a positive energy, which inspires audiences to willingly admit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benevolence” culture. “Northeast” is also the spirit of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Key word: Northeast spirit; practical significance